

名誉主编 姜 昆
主 编 刘英男

中
国
传
统
相
声
大
全

补
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编委会编
名誉主编 姜昆
主编 刘英男

中
国
传
统
相
声
大
全
补
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刘英男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39-2713-5

I. 中… II. 刘… III. 相声-作品集-中国
IV. I23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5308 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

主 编 刘英男

责任编辑 李恩祥

封扉题签 韩美林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a.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125

字 数 545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13-5/J·73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编委会

名誉主编：姜 昆

主 编：刘英男

编 委：杨振华 新纪元

薛永年 耿 瑛

贾德臣 刘国器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

目 次

单口相声

渭水河	(3)
道光吃热汤面	(10)
小淘气	(16)
张飞爬树	(25)
姐夫戏小姨	(28)
卖黄土	(33)
增和桥	(35)
问路	(37)
避雨	(41)
学京话	(47)
戏迷传	(49)
行话	(51)
说大话	(53)
财迷还家	(56)
磕巴论	(58)
中秋节的生日	(60)
忌字	(62)

跑媒拉纤	(65)
买金笔	(67)

八大棍儿

江南围	(73)
借轿子	(81)
讨军饷	(90)
九头案(上半部分)	(97)
张广泰出世	(112)
张广泰学艺	(134)
张广泰回家	(178)

对口相声

数来宝	(209)
学唱数来宝	(218)
对坐数来宝	(229)
歪讲《百家姓》	(241)
找陈官	(246)
杂学唱	(249)
四大名旦	(253)
追柳	(269)
戏曲哭笑论	(274)
戏迷游街	(289)
山东二黄	(299)
王二姐思夫	(307)
哭四出	(311)
玉堂春	(319)

乌龙院	(326)
学汉剧	(334)
学坠子	(339)
学梆子	(351)
学大鼓	(357)
学唱太平歌词	(366)
学四相	(377)
学四省	(392)
学满语	(403)
学英语	(411)
洋鼓洋号	(423)
外八扇(个别另样、扁毛畜牲、气死人)	(429)
朋友论	(438)
圣贤愁	(444)
传代钱	(450)
训子	(457)
改良拴娃娃	(463)
怯洗澡	(474)
怯算命	(481)
怯跑堂	(488)
赌论	(495)
说乐梦	(498)
反正话	(501)
聚宝盆	(506)
算人口	(509)
卖药糖	(512)
两头忙	(515)
扭嘴儿	(519)
改良数来宝	(523)

群口相声

- 酒令 (531)
切糕架子 (545)
翻四辈 (550)
字相 (558)
武训徒 (564)
卖马 (572)
法门寺 (584)

双簧

- 学童谣 (595)

口技

- 鸡鸣犬吠 (601)

开场小唱

- 怕婆歌 (605)
孙庞斗智 (607)

太平歌词

- 鹬蚌相争 (613)
劈山救母 (614)
隋炀帝下扬州 (620)

白蛇传	(624)
层层见喜	(628)
打黄狼	(631)
排王赞	(636)
死要财	(646)
三婿上寿	(647)
穷富拜年	(650)
一九三九年伪华北广播协会的相声演艺总目	(659)
编后记	(665)

单口相声

渭 水 河

刚才呀，应当我表演，为什么没表演哪？来晚了吗？不是。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今天有个晚会，紧赶慢赶，赶到这儿来上气不接下气，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这是同志们照顾我，让我呀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要是不照顾我哪？跑到这儿来吁吁带喘地就上台，回头上台一说就许说忘了，说错了。

那位说：“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说错了？”这可保不齐。无非是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为什么哪？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忘了哇，观众们不说是忘啦，说这个：“哈哈，张寿臣哪，为招大伙儿一乐，他成心装的。”其实倒是真忘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上台表演的时候撒手不由人。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今儿赶巧了啊，一抽筋儿，就许错了，这可保不齐！

唱大鼓哪？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说：“我们常听大鼓，没听见他忘过啊？”他忘了啊您不理会。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一有这种地方儿，那就是忘啦。他唱完一个“甩板儿”，就是行腔儿，行完了腔儿呀，弦子弹过门儿，打鼓，把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有这时候儿：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那就是忘啦。打两回鼓套子，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就想起来啦。有这时候儿：只要忘了词儿就着急呀，一着急脑袋就大啦，就更想不起来啦，要再连着打鼓套子，打在，观众们就听出来啦，要一叫倒好几多寒碜哪？这时候就得

弹弦儿的帮助他。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还要打，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这弹弦的跟他说话可不成，怎么？小声儿说他听不见——脑袋都大啦；大声儿说，他倒听见啦，可观众也听见啦，这么一来，倒给泄了气啦。那么怎么办呢？弹弦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就帮他的忙啦。怎么办呢？手指头一使劲儿，奔儿！弦就断啦，弦一断就不能唱啦，他得接弦呀。他这一接弦，唱的人放下了鼓板，喝口水，松快松快，脑筋去点儿负担，一低头，俩人一嘀咕，这就成啦。

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有错了的词儿。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这不能怨演员，得怨编戏的人。这怎么回事呀？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里头有不少错字，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文化水平太低呀，也就按错的念，一辈传一辈，就那么传下来啦。戏里常有这句词儿——“阳世三间”，这是大错。“阳世三间”怎么讲啊？！“阳世”俩字有讲儿，阴间阳间嘛！这“三间”哪？这“阳世”上就“三间房”，连三间半都没有？那么多人往哪儿住哇？！那么是怎么回事呀？抄本子的时候快，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是“阳世之间”，那个“之”字呀连着笔下来啦。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之”，就念成“三”啦，把“阳世之间”念成“阳世三间”，就这么传下来啦。

《乌龙院》，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马二娘的生日。”阎婆儿她不姓马呀，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那是那个“妈”字儿，也许当时写得快，没写“女”字旁儿，也许当时写了“女”字旁儿，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就念成“马”啦！这句话原本是“妈妈娘的生日”。“妈妈娘”头一个“妈”字本来就不清楚，这个“妈”字底下点

了两点儿，是“妈：娘”，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就认为是“马二娘”啦！

这些个错儿呀不是演员的错儿，这是抄剧本的和教师的错儿。

唱戏的演员哪，精神不集中就出错。有这个事吗？我亲眼见过几档子，咱不必提他的名儿，就提这件事吧。这件事出在北京，这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这出戏，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还是个名角儿呀。哪点儿错啦？范仲禹一出场，唱：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名叫葛登云。”

“适才樵哥对我论”，这句唱得挺好，“那老贼名叫”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到“葛登云”忘啦，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这接不下来呀，怎么办呢？他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怎么办呢？忘是忘了，可脑筋清楚，心里头明白，在台上掉了能捡。一出门儿：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

忘啦！怎么办哪？心里头清楚，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合，听戏的不知道，内行都知道，这叫“掐”，鼓也不打啦，弦儿全都不动啦。他这儿哪？加两句道白。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他加了两句白：“……那老贼……呜呼呀，适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老贼的名字，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不起！”

你忘了嘛，你还想得起来！他倒说实话！

到这儿一投袖，投袖干吗呀？又把家伙叫起来啦。叫什么家伙哪？叫“乱锤”，呛呛呛……就这个点儿。这干吗呀？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想这个名字。

“这……”在台上转弯儿。转了半个过场，跟这打鼓的接近啦，问打鼓的：

“叫什么来着？”

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拿着鼓槌儿：

“哎呀，我也想起来啦！”

“哎呀，不凑巧哇！”

转了四个弯儿：

“嗬嗬，想起来了哇！”

那还想不到！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到！仗着当时机灵快，没让人听出来。

还有这么档子事，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他给找回来啦。谁呀？杨小楼。这出戏呀配角唱错了，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啦。什么戏呀？在北京第一舞台演《青石山》，杨小楼去关平，钱金福去周仓。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告假。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就叫别的花脸替啦。这位唱花脸的呀，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喝了好些酒。一听钱老先生告假，后台老板说：“你来这个啊！”别的戏他不能唱啦，他得陪杨小楼唱这出《青石山》哪，在后台呀，他老早就把脸儿勾上啦，扮好了装，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先眯个盹儿。他眯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周仓戴那个叫“黑扎”呀，他没戴。心说：“等上台再戴吧。”他这一睡睡着啦，大伙儿也没叫他，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才叫他：

“哎，上台啦，上台啦！”

“哎，哎！”

醒啦，迷里迷瞪就上台啦，还是没戴胡子。

他没戴胡子，后台没瞧见，看戏的也没瞧见。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那阵儿唱《青石山》台上有个大幕，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幕后头是摆场子——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中间是关公，这边儿是周仓，这边儿是关平，还有四个武行扮的马童儿，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等到一把送神火，王老道一喊：“开山！”把幕一扯，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开山！”幕一拉，听戏的都往台上看。

“哎！什么戏呀？”

旁边那位说：“《青石山》哪！”

“《青石山》？不对呀！这是谁呀？”

“周仓啊!”

“周仓怎么刮脸啦?!”

大伙儿都瞧。

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坏啦，他没戴胡子！头里一起哄，一叫倒好儿怎么办！杨小楼灵机一动——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他给加了句词儿：

“呔！对面站的何人？”

周仓这儿扶着刀，心说：“这什么词儿呀这是？戏里头没有这句呀，你怎么添这个呀？再说你忘了题啦，你怎么不认得我，让我通名哪？咱俩人是伙伴儿呀，周仓、关平啊，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天天脸对脸儿站着，你怎么不认得我呀？我是周仓啊！到这儿说“我是周仓”不行，得摆身段，戏台上嘛！摆身段的时候儿拿手捋胡子：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哟，没戴着！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再说别的也不成啊，他的灵机也快，一攥拳头：“……的儿子！”

杨小楼那儿：

“瞎，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爸爸前来！”

“领法旨！”

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又上来啦。

出这种错儿，哪儿都有。那年哪我在河南——这话民国十来年——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闹错儿啦。什么戏呀？这出戏叫《黄河阵》。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黄河阵》是怎么个剧情哪？是武王伐纣，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走到半道儿，出来一个赵公明。赵公明摆了一个阵，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这阵叫“黄河阵”，很厉害。姜子牙打不开，正着急哪，燃灯道人来啦。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一见面儿哪，劝劝。赵公明不说理，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你来啦，你打打我这个阵。俩人越说越呛啊，打起来啦，就这工夫儿，唱错啦！

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都下了脚力——就是骑的牲口。赵公明骑黑虎，燃灯道人骑梅花鹿，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好比这是黑虎；那边燃灯道人把马鞭放下，好比下了梅花鹿啦。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一打，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这儿有两句唱词儿，唱词是什么哪？这边儿：“赵公明把黑虎跨”；那边儿哪：“燃灯道人上梅花”，俩人打起来啦。

这赵公明闹错啦，头一句他唱：

“赵公明，骑梅花。”

他把梅花鹿骑上啦！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就俩梅花鹿！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他给来了这么一句，一指赵公明：

“你骑梅花我骑啥？”

你骑梅花鹿，我骑什么哪？

赵公明不错，还算有词儿：

“我的老虎你骑吧！”

俩人换换！燃灯道人唱：

“我骑老虎我害怕。”

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

我二十来岁那年哪，在北京，梆子正时兴，金钢钻儿，小香水儿呀，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谁闹错儿呀？开场戏。可不是名角儿。哪出戏？《渭水河》。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原词儿是这么几句：“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这么个词儿。他呀，把“道号叫飞熊”忘啦！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唱到这儿忘啦！落不下腔儿来，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没词儿呀。没词儿怎么办？还重这句：

“字子牙……”

胡胡儿，“冬龙根儿龙。”还想不起来：

“字子牙……”

唱了五六句，台头里一听：“怎么回事啊？”有位挨着台的